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一至四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陶鳴珂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一

宋 周紫芝 撰

賦十一首

哀湘纍賦并叙

始余夜讀離騷經二十五篇至其悲憤慷慨有不能勝卒以忠諫而死未嘗不𢵧涕想見其人其後誦賈生渡湘水所為弔屈原賦與揚子雲反離騷則知二子皆咎原以謂當去而

不當死也嗚呼君子之責人也終無已乎其異於庸人亦遠矣而又非之不幾乎使人難為善者哉盍亦反而求之傷夫原之不逢其時以死焉斯可矣乃反二子之意而作賦名之曰哀湘纍

緊靈均之好脩兮名正則乎始生皎外晳而中潔兮而又重之以能名紉江蘺以為佩兮擷芰荃以為纓駕青虬以為御兮驂白螭而上征朝登乎崑崙之邱兮夕弭

節乎玉京叩帝閽以請命兮將下澤乎羣靈忽堪輿之
黮黮兮俄炎駭而雲蒸黄霧晻其四塞兮日月頽洞而
不明前蘷魖而後㝠窈兮右蚩尤而左攙搶虎兕紛其
欲齧兮梟獍肆其旁嗚嫫母姣而自好兮惡夫衆其潔
貞痛靈脩之弗察兮俾羣讒之並興暨夫衆之既遠兮
孰怒鱗之敢攖慼纖靡之昵言兮卒喪軀於秦庭衆知
其無可奈何兮乃退而述其情雖怨悱而不亂兮懷眷
眷其未央彼猶夷而不忍去兮兾異脩之自懲終惛惑

而不悟兮知直道之難行乃負石而赴河兮恥餔汨之非清配陽侯之為神兮友彭咸而翱翔俯馮夷之幽宮兮聊逍遥以徜徉嗟夫人之何心兮謂覊死之弗祥盍遠引以避地兮豈兹國之為良視懐禄以偷生兮較一死而孰良彼讒邪之並植兮勢㴤㴤其日昌顧若人之髙介兮亦何羞乎彼濊縱有目之不明兮豈鸞鷟之同行徜中心之不懵兮寧不辨乎蘴薌曽椒蘭之不垢兮亦靈脩之可傷雖擯斥而不用兮亘千古而益光

思隱賦

維人生之有志兮咸自稟於不移紛異趣之殊轍兮遑同驅而並馳偉哲人之遐騖兮車遄往而載脂搏六翮於九天兮時下睨而旁眙何貪人之敗類兮紛突梯其脂韋儽林皐而不反兮曰言邁以何之念兒童之未涉兮斥嚚嚚之群嬉坐茂陰以終日兮引清流而濯衣怪推排而不去兮懼並矚而歔欷歲侵尋以彌長兮迫世故之寒飢儼余冠之峩峩兮曳余裾之纚纚發余軔於

南山兮漸余裙於天池森九關之虎豹兮夐杳隔乎雲霓始藝蘭之百畹兮植杜衡於江蘺同草木之零落兮風雨穢而不治塵冥冥而晝晦兮石齒齒其輈摧知薰猶之卒不可以同處兮疇鸞鷟之並栖世聱牙而不吾與兮吾亦惝怳而沈思時奄苒其不再得兮吁既逼於崦嵫頹齡倏其幾何兮竟迷塗之與偕恫奮飛之不能兮乖素心之幽期藉隱默以自彊兮終厚顏之忸怩慨夫驥之逸足兮猶未就而銜羈豈縶維之不可脫兮將

生芻之不可以肥幸鹽車之未駕兮豈空谷之難追卜余居於法淵兮反余珮乎江湄製芰荷以爲蓋兮結薜荔以爲帷雕桂樹以爲棟兮採辛夷以爲楣食雕胡之既實兮飲墜露之未晞信尚友於千古兮樂天命以奚疑矢余言之不妄兮指兹山而誓詞

招王友賦

周子閒居既久終歲杜門寡徒少偶寂無與言形影相弔自爲朝昏客有謂余有賢公子者吾不知其爲誰氏

之子亦莫知其何許人也其為人也其中淵然而深其外粹然而温其德甚醇其譽甚芬顧風流之若此豈凡伯之能群若人者願奉杖屨於先生之前先生其亦有意乎周子曰嘻吾聞之子白皙無垢面如玉槃人樂與進無不盡歡可與定交取之必端字曰玉友見必解顏豈謂是歟容曰是也曰為我折簡招之使來黎明在門雜然訢諧傾蓋如故相視歡咍乃與為交絶嫌與猜先生喜甚崛然而起顧謂公子曰昔酈寄賣禄以全國常

山殽餘以報私昔歳月之幾何倏膠漆之已離外表表其冠玉中屹屹而險巇偉兹友之穆清交逾久而益夷豈甘醴之易壞亦浩浩其無疵挽夫君而與游視餘子其奚為又何必慕青州之從事追逸軌而並馳也耶先生乃命客以偶生紛羽觴之淋漓粲一笑之春温契千載之夙期翳二士之相忘悵獨醒之可悲然後峙連璧之嶙峋起浮游於渺瀰此兩玉人者又相與為汗漫之遊逍遥乎六合之外而莫知天地之可遺也

新城賦并叙

建炎元年五月朔今天子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即寳位於南都尚書右丞吕公奉隆祐皇后旨持國璽歸行在所上嘉其忠拜公以丞轄之命三年秋八月公移病得請為宣城守時朝廷方專任老成以惠安黎庶而宣於江左為要郡因飭有司賜中都錢五萬緡俾繕築故壘悉起而新之公至鎮之三月既因舊址

分命其僚鳩工飭材以振頽靡曾不淹歲告成於朝雉堞樓櫓聳然環峙長河深塹縈帶乎四維民始有賴以安焉其實此邦之士均被惠澤以保厥攸居不能自默乃為之賦以獻其詞曰

皇受命之無疆兮撫列聖之重熙植本支以為城兮守中國於四夷成威疆於道德兮柔遠人而懷來雖外戶其弗閉兮詎正晝而穴坏陵垝垣其寖弛兮悵孤墉之

日隤邇謀臣之鑿空兮結奇禍於邉陲盜鋒起於中夏兮焜樵蒸之靣黎纂𥠖嗣聖之丕圖兮倐虎嘯而龍飛登故老於海濱兮勤懇惻於疇咨眷大江之横鶩兮紀南國而東維瞻霓旌而望幸兮阻石頭之崟巇何兹土以為輔兮實礬蹕之是毘爰屬公以徃城兮即舊址以增治始天語之丁寧兮旋縮板以塈茨驚萬杵之雷動兮屹百雉其㕓㕒初浮罳以㬹㬹兮趣伐鼛而既疲聳丹樓之如霞兮麗朝日於罘罳繄二水其如帶兮湛汪濔

而渺瀰其蘭石而布渠荅兮亦虎落之旁施役不再籍
兮耕不觧縻民不告病兮負鉏以遨嬉忽寇賊之凌碁
兮蔽横江之旌旗剽旁邑而不入兮無匹馬之敢馳豈
精誠之下格兮匪木石其奚疑追迴天之讜議兮信大
厦之復支斂餘波以小溢兮在此一方之群黎公時與
賓客而周覽兮淚雨下而交頤念北狩之既遠兮渺法
駕其何之客起舞而壽公兮願効節於守陴公亦友松
喬而不得兮反雲斾乎霄涯屏四方其安堵兮豈陋壤

之足為儼余冠以從公兮聊望雲而裴回

感士不遇後賦并叙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作悲士不遇賦其後陶元亮倣二士之意而作感士不遇賦其畧云寓形宇内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也嗚呼淵明知人生之如夢而未能均窮達於一理故遇不遇猶有分也乃作感

士不遇後賦以廣其意云

士固有抱負偉器而陸沈於阨窮無聊者十常八九余嘗較成敗於適然齊死生於頃久然後知達者未必以智而得窮者未必以愚而取也故回蚤死而跖壽雄終窮而莽達何侯萬錢而陳平糠粃李子六印而原思百結陽貨當國而孔子環轍萬石朱轓而馮唐白髮歷方冊之所載雖不可以數計而周知大抵皆賢智之不遇例顛沛於覆車之轍也士不自悟怵然而驚作為斯文

以鳴不平故揚雄嫉世而解嘲屈原見斥而作經韓非孤憤而卒死梁鴻五噫以示情是猶在可笑之域而未足以均昭氏之虧成也彼殊不知皇天之平分較錙銖於反覆似賦予之殊偏究所用而皆足鶴長不足斷鳬短不可續烏黑不日黔鵠白不日浴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期在滿腹蓋窘於壽者餘於仁薄於利者富於德貴不在其身者其裔必昌志不施於時者其名必馥安蓬樞者不應有愧於華厦穿敗裘者不必多羨

於蒼玉昔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晝松風之聒寢忽驚悟而無蹤付浮生於夢境倏萬化之掃空亮無往而不遇靡有困而不通倘領會於斯意聽造物之攸終

蜂衙賦

蜜蜂以釀蜜為能乃羽蟲之細方其樹花方馨而眾羽所萃載以其股擷以其喙蓋近乎智群飛薨薨其羽泄泄有一弗勤眾殺而棄蓋近乎義至於百和薰蒸如醞

酒醴醙膏溢流既甘且美剖其腹脾可口悅鼻則蜂之為技至矣長廊人寂雨霽日斜閴然有聲隱於簷下童子曰嘻此蜂之衙也夫蜂以衆集其尊在王日以朝事蓋理之常有不安宅王於易方視王所至衆翼而翔奔逸以趨顧虞禍傷王之所止不飛以揚聚都成國復坐明堂曰君曰臣禮儀蹌蹌平居無事臣禮則臧忠不棄主猶在搶攘嗟乎朱輪華轂貂冠繡裳劍佩戛擊以朝明光朝趨泰庭暮綰漢章官崇禄豐主聖臣良時危勢

傾胡越相忘孰知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與夫唯主所在與為存亡者乎故曰死生以之巍巍堂堂背主棄國是謂不祥

聽夜雨賦

歲壬辰秋七月夜既寂涼風發飢蟲號寒庭樹脫葉子周子傲胡床以箕踞耿秋懷之慘慄依倚孤燈爬搔短髮蓋戚戚然有不悅焉紞如三鼓夜既分矣有聲颼然起於寒蕉靜而聽之屑屑騷騷始霏微以成滴旋淅瀝

而驚飄聲欲斷而復續勢中微而倏高慘元雲之夜色滯青蘋之輕颸夢江聲之洶洶雜簷溜之嘈嘈聄長更其愈遠睇寒窓而未朝若有笑謂余者曰此殆造物者悵惝而愁子也子猶聞而樂之也耶子周子曰嘻僕賤役也疇昔之夜流轉倦游吴江楚澤賈胡滯留峒峩巨艑舴艋扁舟風檣浩蕩短棹夷猶孤蓬獨夜風雨颸飀天寒日暮深山窮谷短衣匹馬逆旅獨宿主人歡笑夫飲婦屬客子萬里百念凘腹風雨淋漓寢不瞑目方余

處此安能不淒其以悲反而思之有若痛定怳惚自疑今方振衣彈冠脫屨解靴方床石枕高卧茅茨以聽夜雨之垂垂不猶愈於向者困苦羈愁無所于歸而栖栖者乎何向者不動其心而今反不樂以嬉乎雖然余猶以為未也夫鳥不厭高魚不厭深麋鹿跂之志在山林適有天幸者不憖遺余有田一廛有芋一區有薤百本有橘千奴其不然耶猶能著短蓑卧牛衣烹伏雌炊扊扅老妻稚子佩犢帶牟以耕舂畦然後恣倦夜之熟寢

傾濁醪以解顇和葉上之寒聲哦曉雨之新詩吾雖老矣而猶可庶幾也於是聞者噤莫能言而余亦鼻息如雷不知晨雞之喔咿

蠅館落成賦并叙

静寄老人晏坐有室狹隘褊小僅容吾膝名曰蠅館客問其所以名者曰昔楚襄王命宋玉作小言賦其語有云館於蠅頭燕於毫端烹蝨腦膾蟣肝會九族而同嗜猶委餘而不殫

今吾室類是故命曰蝸館也粪其階室穴掃堊塗丹治於八月之壬子而落成於是月之甲寅落成之日喜而作賦其詞曰

子周子生於蝸牛之國居於坎井之間地止一席屋止一椽下飲蹄涔上窺甌天憑蚑睫以顧盼附蟣蠓而周旋雖傴僂以盡日聊嬉戲而蹣跚是曰蝸館宅於蝸顛念此有生坎壈多歎先人敝廬載築載焚一歲之間十徙九遷兮窓共户或哀王孫遭嗔蒙斥亦怒其顔遂廬

逆旅莫適爲安今也身爲酒母以給上官萬蟻旋磨雷轉雷喧量升較勺飛塵滿前曾不旋踵長廊寂然勞少逸多歲有餘閏男豐女肥月有餘錢以燕以游以樂吾覲曾不知足而猶欲渠渠廣厦以大吾居焉是可笑也已矣况乃自昔倖幸專擅權臣擅美富家鉅賈高門大第家僮五百人步障三十里奇禍忽作室瞰百鬼朝存華屋暮掩蒿里嗟乎人生電忽如此視吾舍館豈不巨偉於是館成而落之主人喜甚而爲之歌曰心有天游

室生白兮天宇雖大何迫窄兮爰築吾館為安宅兮覽觀六合於几席兮避陰休影匿吾迹兮絕交屏遊晦吾德兮蟻穴蜂房以自適兮

却暑賦

仲夏之月星鳥司晨暑候蘊隆赫如惔焚老人衰疲晝掩衡門如坐深甑眩乎沈昏況乃澤國湫隘江雲鬱興蝸廬蟻垤日炙雲蒸雖脫帽以終日亦對食而不能乃復悠然遐想戲作寒語一笑為樂以却煩暑於是頗謂

客曰子獨不見時當窮冬元冥用事朔風號空飛雪凌厲徹重冰於九淵凝陰雲於萬里土僨木僵凍裂厚地深山窮谷行人不至手足軟瘃流血墮指當是之時吾願與君據案飲冰褰裳揭水更雲卧而風乘庶炎蒸之可洗客大笑曰夫子之室枵然中空囊無敗絮衣衾不重念鶉衣而莫得況狐裘之蒙茸秋風颼飀露泣草蟲稚子號寒老婦改容不於未寒而求衣乃反大言以自盲聾周子曰嘻吾儕小人朝夕偷安聊復念此以滌吾

煩豈謂夏蟲而不可以語寒願子速退無敗吾歡

造鼃賦

守宮微蟲以守為職碎首粉身僅防淫慝延緣壁間跂跂脉脉捕逐蚊蠅伺昏潛隙雜然一飽恣意啗食掉尾搖喉似有驕色技止於此其實何得至於平時暇日山崕水濵十十五五翩翩聯聯銜尾而下飲於江津哺水入穴藏於山陰發坎而視碎如凝氷是猶未足以為怪也乃若雷電成章山澤通氣陰雲四起涷雨立至則轟

然有聲起於蟄戸激為飛雹散落無數大或如卵小或
如雨殞草殺粟傷人摧羽為物之病蓋有不可勝數者
矣吁亦畢哉夫物之神怪其類無窮故龍噓而為雲虎
嘯而生風蜃樓出海蛛網横空與夫人之幻化有若造
氷於夏而起雷於冬或暈月以顯怪或吐霧以隱躬是
皆一物之智一人之力而爭大化於造物之功嗟此有
生眇然其細乃能含水造雹毀瓦破塊配此霰雪以為
虐癘是何其怪如此徒使漢儒論之惟咎陰陽春秋書

之指為災異季武子之問申豐猶莫知其計也至歸咎
於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曾不知考厥咎災以及斯類
也嗚呼物苟為孽初無小大皆足以自神其智奈何古
今異代百氏小說有弗及紀乃知四海之大萬彙千品
而潛奸伏慝眩耳駭目之物蓋已多矣

酹三賢賦 并叙

蠅館主人獨遊西湖短棹扁舟夷猶孤山之下
夜既久而無聲月將曉而始出仰而望之弔

三賢之遺蹤悵高風之逴邈叩舷而歌舉酒

一酹而賦之

歲元武之宵中兮月既望而時秋鼓蘭舟之桂檝兮採芙蓉乎芳洲夜黮黮其未艾兮驂白鷺以夷猶儼望舒之始駕兮昇素魄於海陬整余冠而仰睇兮叩余舷乎中流望華祠於山阿兮眷三士之高標雖出處之異致兮亦分路以揚鑣維香山之忠貞兮耿真節於中朝忤羣姦而見逐兮指新並以蒙嘲彼西蜀之老人兮抱素

業於夔皐援斯文於未泯兮障俗學之瀾濤終一斥而
不復兮病讒口之囂囂歲七周於海濵兮脫九死而歸
故邱痛二老之不遇兮越今昔而同儔豈鸞鷖之不可
以爭飛兮抑駑驥之難於並遊豈枘鑿之不可以相入
兮抑亦臭味之異乎薰蕕棄珠璣而貿魚目兮斥騄耳
而駕罷牛笑跡涔之沮洳兮轉龍驤之巨舟獨高人之
前知兮遂遐舉而莫招爰卜宅於兹山兮旅麋鹿而友
漁樵卻鶴書而不受兮恐曉猿之怒號草萋萋其春榮

兮葉霏霏而秋凋閲四時而不改其操兮孰謂山中之不可以久留抗高風而配逸躅兮追兩軌以奚羞嗟余生之後時兮徒心旆之摇摇瞻清揚於彷彿兮拜遺像之非遥聊舉觴而一酹兮歌三疊而魂消倘微辭之可格兮冀旋旆乎雲霄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二　　宋　周紫芝　撰

詞四首

和陶彭澤歸去來詞并引

陶元亮歸去來詞妙絶古今非後人所能追逐惟東坡諸人筆力可到乃有和章自是而作者益衆矣僕不自量敢傚西子之顰固自可笑況余未嘗從仕夫復何歸然而收少年隨

俗之心念老曰林泉之趣以稍安衰暮是亦歸也何必棄官投紱以反林泉然後謂之歸哉

歸去來兮吾居故鄉復焉歸數流年於既往撫白髮而增悲策蹇步以終日望逸軌而難追稅征驂於萬里悟前轍之皆非念紉蘭而自昔恨塵土之緇衣超羣趨而見獨知此舉之造微嗟我於此休影息奔載笑載歌棲遲衡門繄彼一老歸然獨存鳴琴在壁濁醪滿樽遺幽

情於小醉寄萬化於頹顏悵雲臺之浸遠享鹿門之餘安付驪珠於逆領據龜殼於元關倚藜杖以終日縱晚目而遐觀或徑行而忘返或興盡而知還或寄情於吟賦或與客而盤桓歸去來兮既長卿之倦游恨年華之遲暮視富貴以何求委冠裳而不用藝草木以忘憂朋舊讓余以惡言曰甘老於田疇墮甑曷顧虛舷觸舟子三薰而三沐吾一壑而一邱豈樂天而知命姑遇坎以乘流郤人言而自信掃百念以俱休已矣乎此心既老

豈復存吾年一去挽莫留逮今不歸將焉之窮達不有命死生難逆期及筋骸之可勉當盡力以耘耔賡歸來之妙語和招隱之新詩龜策誠不足以知此事行吾素志又何疑

弔雙廟詞

繄唐祚之中微兮肆虺梟之旁午産奇禍於中壺兮滋亂離於下土痛漁陽之肇亂兮愴播遷之失所倏雷擊而雷奔兮卷百城而莫禦紛披靡而俱下兮等列侯以

群豎獨睢陽之二老兮守危堞而不去抗劇賊以百戰兮確精忠而自許擁貔貅之百萬兮視創亮其猶鼠顧强弱之不當兮雖孩稚其何慮究一死之不苟兮孰知公之攸處念人生而有愛兮烹所愛之為苦冀皇天之助順兮庶復守其遺緒慮遂隤於梁宋兮回賊鋒而東泝 阿犖之喉牙兮紓東南之狼顧雖力盡而乃終兮偉壯節之無古信後死之非屈兮謂前死之非遽陋霽雲之喑嗚兮鄙萬春之非侶伊二子之同心兮吞軟弱

而不數垂竒勲於異代兮識忠義於真主會仙馭之裴回兮儼翼翼之祠宇迄百年其如夢兮悼英魂而躊躇予西征而過宋兮撼戾房而叩户悵煙火之依微兮復巫覡之弗馭號悲風於木末兮紛霰雪其欲雨斟斗酒以一酹兮慰孤懐之遲暮倘神靈之猶在兮尚復聆於斯語

悼亡哀詞二首

蘭獨秀兮幽除採清香兮襲予襻荷衣兮蕙帶旣沐

浴兮斯佩乘光風兮來思擷蘋藻兮沼沚宜家人兮噰噰詢龜筮兮咸喜窺清揚兮窈窕從我百艱兮不嚬以笑助倚門兮晨昏子遊踪兮遐眇嗟日月兮幾何魂即幽兮杳杳挽雙袂兮雲舉紛落葉兮堂下蟲啾啾兮夜鳴霜肅肅兮晨雨曼欲叩兮上蒼痛予命兮駦將收淚兮浩嘆心悵悵兮皇皇奠桂酒兮于寢儼時靈兮來降悼余生兮多患悵伊人兮罹此宛忽永訣兮遐邈覽遺跡兮凄然委蘭襟兮弗御捐餘響音兮朱絃既視此兮愴

悅音欲叩兮誰聞氣塡膺兮耿耿淚凄絶兮漫漫彼長古兮餘齡與夫君兮孰賢嗟余懷兮闊疎分與世兮迍邅薰至言兮入耳啟余心兮爲寧方徙倚兮朝夕嗟奄冉兮九原繫木落兮歸根望魄月兮復圓善萬物兮得所追既往兮眇綿

銘十五首

曲肱齋銘并叙

東萊王公望之開小室於所居之東以為游居

寢卧之地而未有名静寄老翁為名以曲肱而告之曰夫士於世孰不欲富貴以奉其身而自古有德之士至有終其身而不享者豈惡而欲遠之哉顧有義焉耳彼其意以為居數仞之堂自視與蓬蓽為孰榮列九鼎而食自視與簞瓢為孰美是固不待較而知一有不義而得之不啻若舉而措之塗炭則士亦豈可以苟於進哉余惡夫汲汲於富貴利達

者倘可以售其身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是雖足以快其心寧不少愧於吾聖人之言耶今望之年少而志高好學而力行有意於仕而未遇者雖君子出處之致固已聞之於古矣余恐其中流失船半九十里而不至欲逃於世俗之病而未能也乃作斯銘因以為戒焉銘曰

貪夫嗜貲夸士殉名俱亡其羊孰為虧成吮癰舐痔哉

冠結纓不義而貴以辱為榮刦商盜冢鼎列鐘鳴不義
而富以汙為清時不我予余何其攖飯蔬飲水以樂吾
生瞑目曲肱誓安而行頽然隱几非寢非醒視彼儻來
倏如雲興須臾變滅去留何情士志於道物汨其明皎
皎君子自明而誠知義之重知物之輕死生如夢孰窮
而亨愚者昧焉而力吾爭揭吾聖言以服于膺

惠泉銘并叙

宣為郡邈在大江之南雖古名邦而其民大率

皆附山以居地勢既高井泉稀少異時巨盜臨城衆無所得飲固患之而未有以為之計也太守李公既因舊壘而新之凡可以備攻守者皆咄嗟而辦乃即城之東南隅鑿地為池將導溪流而瀦之使民汲而飲焉畚鍤方興未及尋尺而泉湧於地清澈可愛議者咸謂公之精誠感格非人力所能為者昔貳師剌山而飛泉自湧伯袁整衣而井為之溢皆

足以濟一時之惠公之所感何以異此知録
事沈侯肇為榜以惠泉且作記叙其本末而
公復欲某為之銘以廣其意雖辭旨蕪陋不
足傳遠庶幾記異事以播之衆使知公之所
以惠此一方者其利無窮也銘曰
大江之南畫疆千里有美斯邦因山為壘宅高以居萬
室嶷嶷有井在民不百而止夕烽東侵巨盜四起既堅
我壁既發我矢震鼓雷動蟻附山峙繢綆以汲笮糞而

滓燥物呼號士氣披靡嗷嗷羣蒼縮手相視公之來思乃經其始百雉一新巨塹成理念我窮黎實艱於水相城之隅欲穴其址鑿地為池潛流逶迤溜以石渠灌此瀰瀰畚鍤方興鼓鼛未啟出此檻泉如鬲之沸湛然澄清既冽且美雲湧雪翻激石齒齒酌言嘗之有來且喜咸曰斯流天藏地祕淵泉可格不約而至公擁熊轓與民樂只咸曰休哉萬世之利我作銘詩以記其異

汨齋銘

鑿此環堵以為圭竇不施㢝廖而有窗牖孰知其中風温月秀是曰汨齋凈白無垢室空無物中有老人巖棲谷隱傴僂嚬呻其來無迹其出無心誰其似之似洞有雲

龜研銘

窪池之水可以濡喙烏皮之几可以曳尾誰其同之惟吾與爾

瘞犬銘

十年司夜完我牆壁未嘗吠尭侶我以跖鄉其獒也誰適獻之周宁今其斃也我乃與以孔席

鐵洗銘并叙

嘉祐中高郵孫公莘老為太平令介宣歙兩州間山重水複居民鮮少未有以讀書應進士舉者公始來悉召豪子數輩訓之以義俾卜地以建鄉校且命其子弟之秀者使學焉既落成將春秋有事於先聖之廟公慮繼其後

者廢而不講乃出已俸以鑄鐵洗使傳不朽

嗚呼其規模可謂遠矣大觀二年秋九月余

以事過而見之感而為作銘銘曰

子産相國教民子弟鄭人歌之聲載後世文翁作蜀黌

宇是治儒風大振聲出循吏惟公所圖意則異是人存

政舉已輒隨棄餼羊之留告朔不廢堂堂孫公前聖一

揆羽翼六經粃糠百氏學者從之所至如市惟此小邑

民未知義權輿於公以有士子爰名冶人鑄鐵作洗鏗

然崔嵬山立不倚兹器誰則可用無愧春秋舉之祀事有紀士於聖人因以知貴惟公之德久而弗替與斯俱傳以永千祀

蘇氏研銘 蘇頌應舉所用

一拳之石萬夫之敵一泓之水五世之澤保而有之舊物可得此名不磨此石不泐

學不厭齋銘 幷叙

小兒栞即蠅館之側闢室以讀書且來乞名命

之曰學不厭齋因為之銘以戒之銘曰

崧華在前㟝嶁自止江河在地眢井無水學弗貴異貴在弗已斷章析句背正失理更相標榜自謂君子小人所是君子所恥勉爾未能以蹈聖軌

嘯齋銘并叙

鎮江蘇元藻作室於廳事之東而牕有脩竹其聲飂然静寄老翁名曰嘯齋而為之銘取東坡之語所謂竹亦得風天然而嘯者也銘曰

風以竹而響竹得風而鳴竹固自然風實何情南徐之蘇世有詩聲誰其似之酡此令名明窓淨几琢雪鏤氷祈君之詩似竹之清詩豈可作以鳴不平如竹嘯風自然而成

資壽寺鑄鐘銘

有大比邱號曰法嵩冶銅百鈞鑄此巨鐘不叩而鳴豐山是同聞屍陁林斃者俱起徹大地獄杻械自弛咸由聲聞而悟妙理師以歡喜了大事緣虛空有盡茲器弗

遷與此銘詩昭千萬年

風流泉銘并叙

石室酒出三衢名傾浙右辛未之秋余得其法於衢人後兩月赴官江西以授富水廚使釀之既成取以酌客無不喜者以為深醇雅健自是一種風流永興宰郭君元壽欲余命名為此邦故事余笑曰當用坐客語名以風流泉已而為之銘曰

德惡剛暴酒欲媚嫵伊何人斯釀此林黍觀其清醇而近道溫厚而不武則含濁醪之妙而嗣元酒之古也至於風流醞藉蓋張曲江之為人而若飲醇酎則與周公瑾而語也小人醖兇喜飲酷烈太白在手吻渴耳熱謂此君子非我儔列嗟嗟我友妙韻勝絶不險以巇不隙其末誓當忘言以對玉雪

到花亭銘亭謂舟也取少游醉颿輕舟信流引到花深處之語

颿輕舟到花浦採芳洲越溪女誰作歌秦郎語竹坡翁

不媚娬亦信流入煙渚唱竹枝卧秋雨翁醉歸鷺飛舞

茶奩銘

震雷發𦿆雲膏谷簾香春睡㲠

湯奩銘

醉言歸客起舞驪駒歌玉杯舉

山谷道人木帽銘并叙

昔者鄭子臧好聚鷸冠而楚子玉又以鹿子皮為之二者皆殘物之生以文其侈故君子譏

之而仁者病焉今魯直之帽不以紗而以木
仁足以受物而儉足以行禮使其法用於世
則積一帽之微而至於百千萬億女工之紗
不可勝用矣然則管幼安白袷之制郭林宗
墊角之巾特物之因人而重者耳比之木帽
未足多也銘曰
偉哉老人内觀反照因事造理悟物得妙自出新意以
木為帽塗以髹漆其光有耀三尺之紗千蠶之功積歲

累月其費無窮餘寸成引可庇爾躬仁者之心以儉為宗儉主於愛不主於豐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二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三

宋　周紫芝　撰

頌一首

大宋中興頌并序

竊惟毛詩一經三百六篇其間詠盛德而賛成功者殆居其半聖經所載寧有愧辭將上以昭格於神靈下以垂芳於奕世俾誦其言者信其事為萬世之龜鑑豈曰小補之哉粤維

炎宋國步中艱篤生聖神克紹遠烈尊用元
臣以扶昌運寢兵以來海内清平文章華煥
攷之詩書皆所未有夫舜有大功不過二十
而止神禹丕績唯聞九叙之歌今皇帝殄攘
浮議剪剔姦雄和附乖離救寧區夏至於迎
母后於遐方禮天神於圜陛拜原廟之衣冠
納春朝之圖籍以至靈臺歌辟廱之樂載芟
草藉田之頌凡一禮一樂有所未備必蒐訂

遺文以補罅漏自其纖悉馴致大功方之舜禹未或遠過顧惟寒生均與斯民蒙被聖澤敢作頌詩以申歌詠雖記問空疎文辭淺類不能遠追王褒樂職之詩近配宗元淮西之雅猶足曳履行歌為太平之幸民亦庶幾採詩之官尚或有取頌曰

緬維聖宋昔在中葉四方多虞萬里喋血大臣持謀興師肆伐將臣持兵日獻戎捷皇帝曰吁黷武無烈糜我

赤子膏我斧鉞孰與休師一戰不折因壘而降舞干而悅閉我玉關歸師解甲犂我春田銷兵鑄鐵使命交通相望不絶愛惜兩朝前師聖說昭陵之仁嘉祐之業念昔興師堂陛硊鮠發言盈庭更訌元䕫佩劍彼此孰予孰決廟謀一定群議沮折袖手何言瞠目卷舌草木蒼蒼始有茸櫱盡育恢胎咸歸坱圠灞上棘門環衛拱列罔敢擅師始制君節萬夫屬鞬拜舞君闕乃命叔孫諏日緜蕝蒐講闕遺悉究悉設皇帝孝思上與天合冀獲

一真如響必答翠輿南旋紅鸞秉翣長樂鐘閒皇情允
愜我歌思齊輿情激越皇帝之祀咸秩罔缺合祭於郊
爰哉繭栗蒼璧前陳大裘始挈我歌思文以告豐潔大
慶御朝王春正月禹會塗山萬玉交戛漢朝諸侯圖籍
是閱兵戈澒洞士氣銷鑠俎豆不陳軍旅是急大起廱
泮儒士鼓篋韋帶縞衣駢冠累累儺論秀蒸髦尾尾岌岌
農流於兵病不生活茫茫千塍蒿藜是沒皇帝慨然親
耕隴畮耕根之車飛檐轣轆宣和之軌明道之轍聖心

懇到三推未輟父老曰嘻歸告我邑俾爾秔稌屯雲積雪凡此大功具載史牒用告神明以報夔契帝坐法宮禮備樂闋獸舞鳳鳴八音不奪皇威所覃雷動風發南面垂衣大壯帝室曰皐曰雉鼙鼓弗及蒼龍之闕上摩星日萬目顒瞻葱葱鬱鬱彭彭海潮吳會來集天子萬年風翔喜溢孰磨蒼崖孰秉史筆天子曰都是任良弼聖有至言維德之一是用作歌以告萬國

贊二十二首

李伯時畫東坡乘槎圖贊

博望侯乘槎而遊吾夫子乘桴而浮仲尼固阨窮於四海而張騫又功名之流也韙哉東坡髙目九州視死生猶大夢均溟渤於一漚故能以巨海為家以枯木為舟風濤如山而神色甚休蓋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其古至人之儔歟

移學圖贊

有移學社於三家村者童子蓋六七人或負几而捧研

或擕杖而埽門執弟子禮甚力而勤彼先生者坐不安席慍見於色方且踟蹰四顧以視其後焉恐遺吾兎園之册也

東坡先生過海畫像賛

儋耳炎荒海嶠孤絶蠻蜑往來蛙蛇咀嚙瘴霧薰毒肌理皴裂誰堪一朝歲星七閱萬里南歸黧面如鐵蓬首斷髭叢霜點雪高文偉度冠世之傑雖駕傾河疇能賛說天不憖遺梁木其折罔恵斯民俾究施設矧後學者

於誰卒業小生何知學止頰舌下拜公堂亦復嗚咽

採菊圖賛

人生百年倏焉如寄彼滔滔者與波同逝偉哉斯人高目睥睨棲遲衡門偃蹇一世天實生之以律貪鄙棄官如泥視背如織佳菊盈園聊寓吾意擷我斕斑得此蒼翠誰畀二物以侑一醉於人雖拙於吾得計孰能名之是真樂地

郭汾陽畫像賛

天寶之盜發乎幽陵赫赫嗣王矯矯龍興大閱六軍以殄鯢鯨陳陶之役首靡天旌喪師四萬天子震驚帝所深倚朔方之兵始公提師北下井陘狐驚豕躍遂亟思明踵不及旋關陝以平轉戰逐北坐收兩京掃除妖氛日月精瑩斯民舞歌溢於懽聲孰謂今日見漢儀型帝曰尚父臣而不名王室之造實始自卿僕固醜虜縱掠汾并涇陽之圍百蠻馮凌持滿待公軔發弩擊短衣匹馬公來[illegible][illegible]倒戈解甲示以至誠問天可汗謂與俱生

回紇顧謂懷恩不情曰果吾父羅拜而迎承嗣傲很握兵不庭屈此兩膝伊誰之令朝恩僉人毁短縱横竟謂長者謗言不興繫此偉績匪學而能精忠厚德感於神靈一時之賢萬世之英誰謂匪公而有此形視柏直輩乳口吚嚶顧兹奇龎孰任弗勝蒼蒼群黎天未欲寧篤生我公以奠瘢岷拜公遺像潸焉涕零

三閭大夫畫像贊

儼靈均降攝提笑窔梯聦喔咿紉蘭佩製荷衣帶長鋏

光陸離冠切雲高崔嵬駕青虬驂白螭令海若舞馮夷視若人豈涅泥尹釋策寧復知

不吟翁賛

昔者先生抱負伊鬱拂然不平一寓於詩以寫其情有如草木風擊而鳴雨寂風恬倐然無聲乃知先生游戲於三昧熟醉而不求名彼香山之號醉吟又何足以為先生之稱乎

北牕自賛二

行行言言白眼視之面目可憎期期艾艾俚耳聽之語言無味怒駡笑譏非世所違誰其尸之自我為之

又

將寵以軒裳自顧無封侯之骨將置之邱壑庶幾有青雲之志兩者予亦不可得而知蓋將聽造物者浸假而化予之臂也

莊周畫像賛

生也異鵲感其顙死也烏鳶食其形此所以齊萬物而

一死生者彼孤風爽韻超然乎萬物之表者既已化為髑髏之王而高談雄辨齊驅乎六藝之林者獨存乎糟粕之經奈何世俗之士竊虛談以藉口飾治容而效顰曾不知若人者蓋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者也

司馬温公畫像賛

癯然其似枯何先生之癯而四海之腴也愀然其似愁何先生之憂而四海之休也至於疾惡如讎惡佞似賊則其風凛然蓋古之遺直也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拜此典刑潸焉出涕

呂真人畫像贊

不作熊經鳥申不種交梨火棗一超直入如來便是方壺圓嶠何當乞與刀圭分我長生不老

王季共畫像贊

秀而傑是謂其人而孰培其根婉而深是謂其文而孰養其源彼其浩浩乎胸中者蓋可想而不可言雖然外曲者與人為徒是真法門若人者固當三折肱於斯矣

豈無他人而唯子之告焉

止老畫杯渡賛

止公道人以墨為戲作杯渡之一葉絶鯨波之萬里葢以鉢為船以笠為帆攬冠纓為捍索植柱杖為桅竿勢若飛動而起滅於雲濤之顛陋哉俗子異此偉觀獨不知此四大海者乃吾坳堂之上覆杯之間而已也

後湖居士畫像賛

秦漢以來結廬毀轍一二數之不可勝詭搞章繪句孰

若先生之文抱道懷德孰若先生之節彼若人者隱南山之霧而採西山之蕨比之前人為兩超絶

常禪師真賛

有感而應去亦隨緣有觸而鳴自然成文風神秀骨畫史可傳所不可傳竹坡難言

靜寄老翁自賛

是老翁者方其少也玉三獻而不售及其老也雲一出而未還枯木之株飛蓬之顛韋韋脂脂不亦可憐何淵

明之不去坐李子之無田

李伯時畫像賛

偉度超絶高文古雅極博物之辨則張茂先之學作無聲之詩則王摩詰之畫不敢擬公老韓曺霸此其在公猶為土苴晚瞻遺像我心則寫恨不識公拜於庵下

東林紹老真賛

虎谿道場化為刼灰後五百歳金碧增輝不下胡床辦此大事垂慈道力是特游戲稽首導師普為人天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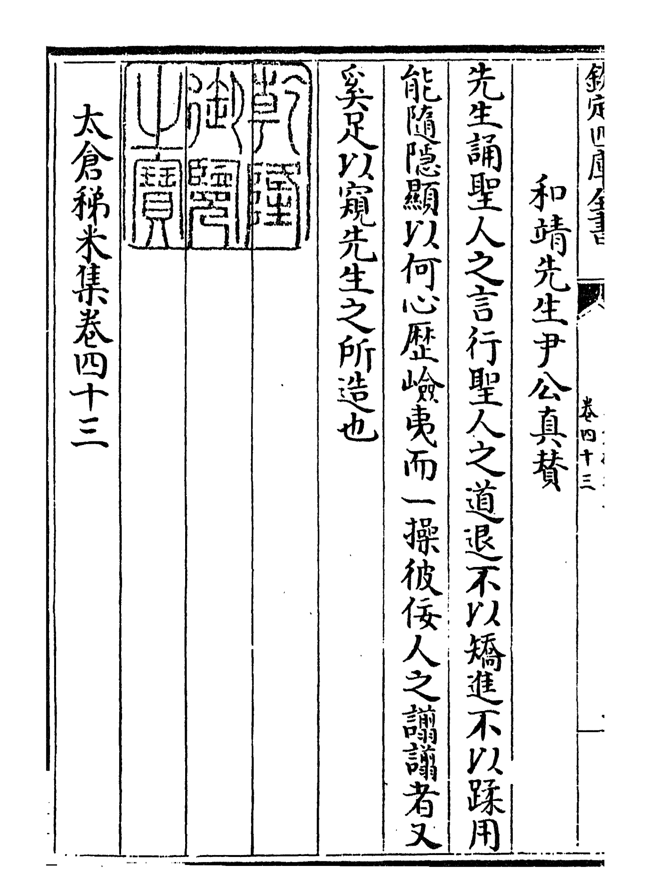
亦如是而了大緣

竹坡自贊

叔夜之懶次山之漫持此涉世毀譽相半馬耳東風何勞喜悅笑領尊拳不揩唾面是謂竹坡掣猱老漢

葛道人真贊

王屋山中美酒漢家殿裡蒸糊驚起一場大夢變成潘面霜鬚方朔恢諧談笑莊周廣顙頭顱便好列仙圖上添君此個形模



和靖先生尹公真賛

先生誦聖人之言行聖人之道退不以矯進不以蹂用能隨隱顯以何心歷嶮夷而一操彼佞人之譎譎者又奚足以窺先生之所造也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四至四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陶鳴珂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四　　宋　周紫芝　撰

論五首

絲論

聖人有利天下之心而不以利天下為名故與天下之大利利既立而人不知世之人雖欲以利天下之名而歸之不可得也後世之君以利天下為名而不以利天下為心其與天下之大利也汲汲然惟恐天下之人不

歸其功彼雖名於利民其實急於為己而已聖人不以利天下為名則其為利也要在責其實效而未嘗急於成功故欲舉其人而用之不敢自謂已知其人必先謀之於衆衆皆以謂可矣猶以為未也於是必試而用之以謂試而其事有不可以歲月期者吾亦安敢亟其成哉姑亦俟之云爾此豈非聖人不急於利天下之名每欲收其利天下之心而然歟後之人君則不然天下之利茍可以興則無不為不卹其為民之害也夫興其利

而不卹其害用其人而不問其可否則是以其不可與之利而責其不可用之人也於是又嚴其督責而誘以厚利天下之人被實害此豈非以利天下為名不以利天下為心而然歟堯為天下君斯民不幸溺於昏墊之苦天下之人嗷嗷然有冀於仁人君子之拯其溺可謂急於救患之時也鯀之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而後已何也蓋堯知洪水之患懷山襄陵非積以歲月之久則不足以除天下之大害而興天下之大利是以試之

必待於九年凡以堯之心在於利天下而不苟於成功故也觀書稱禹之治水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先儒以謂二千五百人為師十二國蓋三萬人合九州之數則二十七萬人謂禹治水用二十七萬人為庸其說雖無所經見未必不出於此使其或然也則其起徒役可謂衆矣非特其起徒役之衆如此至於乘四載具畚鍤舉九州而供之猶恐其不足非假以歲月而責其成無乃幾於病天下歟夫欲興天下之利而不邺天

下之病此豈聖人之用心哉然則堯不責鯀以成功之速而必待於九年非為鯀計為天下計也天下之人知堯所以望鯀者其利不在於目前而在於後世假以歲月其心非私於鯀而在於天下則鯀之不能成功何損於堯之仁且聖乎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誅三監皆以三年而後克夫以仁義之兵而討有罪舉六卿之全軍而平一方之難疑若易於摧枯湯雪而彼猶待於三年之久者亦以其志在於愛民而不敢亟於成功故也況

洪水之害在於天下鯀治之九載而不成禹繼之又十有三載乃同父子相繼二十有二年而後告厥成功其成也夫豈易哉漢武帝銳然有好治之意公孫宏迎合帝旨以謂周公期年而變臣尚竊遲之公孫宏何人哉乃敢自比於周公而猶以謂其才過之急於成功如此使武帝在位五十餘年天下未嘗一日安枕而卧宏之罪亦大矣嗚呼安得以帝堯試鯀之事而告之耶

伯夷論

自古聖賢立言以垂世其意之所主葢不一而足後之
誦其言者當畧其辭而取其意則庶幾其有得矣孔子
孟子列禦寇莊周此四人者皆所謂立言以垂世者也
然而孔子孟子其立言也正此道之所以明也至於列禦寇
莊周之徒則其立言也恠其衛道也緩乃旁引而曲説
陽攻而陰援之使人因恠以歸於正其為言雖不切於
事亦不可謂無力於天下後世者矣孔子之論武王也
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孟子之論武王也曰湯武反之

是二聖人之言固已微寓其意以曉天下後世使天下後世知武王之用心為不得已也至於莊周之言則曰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桀武王伐紂其為言得無少貶乎若周之意則將以使後之取天下者不得以湯武而為之辭則武王之道尊矣其於武王陽雖攻之陰實有助焉西伯即位五十年而武王立九年而上祭於畢畢蓋文王之墓也是歲東觀兵至於孟津而載木主以伐紂伯夷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可謂孝乎天下苦

於紂久矣武王仗大義順人心以救民塗炭之中其爲仁也亦大矣今伯夷叩馬而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余嘗疑其言之不出於孔子孟子司馬子而出於莊周之徒爲寓言以陰援武王者也學者不復求遷之意遂以遷爲多艸以謂遷自立此論亦已誤矣史記一書皆遷博採先秦古書而備載之則亦安知其說之不出於莊周之徒歟或曰伯夷之不食周粟何也曰伯夷以周之粟爲不義之粟而不食也曰周之粟義乎其不義乎

曰伯夷之心天下之心也天下之心聖人之心也天下以為義聖人亦以為義而伯夷獨以為不義則伯夷無乃幾於愚乎此無他蓋武王得聖人之義而伯夷得聖人之清也若孟子則可謂善言伯夷者矣不然則伯夷之餓而死也與陳仲子之餓而死也是或一道邇此豈所以論伯夷者哉

介之推論

名者天下之公器雖聖人不可得而私然名之在天下

有予之而弗受者有受之而弗卻者有欲得之而必爭者固不可以一槩量天下之心也予之而勿受則有道之士離世遁跡以自晦於無用之地者之所為也其為人世固不常有有之則可以激貪而厲俗矣受之而勿卻則修己篤行之士無意於名而名歸之者也其為人亦行其所當行得其所當得而已其於名猶未竊竊然也乃若欲得之而必爭者則異於是矣志在於功名心淫於富貴得之則踴躍而自喜奪之則顛頓而無聊彼

恐其名之不高而有以軋之也此其於名雖與夫盜而有之者不可同日而語其視畏名而逃之與夫無意於名而名歸之者固有間矣夫修五伯之業以服諸侯者晉文也輔文公之行以反晉國者五人也初文公之出五人者從而輔之所以轉徙於道塗流離於羇旅至於險阻艱難之備嘗而不憚者無他知重耳之賢必反國而有之也及重耳之將入也四人者皆留獨之推逃而去之此豈人之情也哉殆有奪其名而軋之者矣舅犯

是也且五人者負羈紲以從奔走之役其勞則均也周流天下十有九年其久則均也所謂五蛇為輔挾之以飛皆當時之賢士其人則均也及文公之反國乃與舅犯為投壁之盟曰若反國而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之推聞而大笑曰天實開之而子犯以為巳功吾不忍與同位矣乃棄之而去隱於綿上然則之推之去也蓋有以哉而左邱明司馬遷之徒似若以文公為不能用之推者豈亦未之思耶方文公反國而賞從亡之臣不

及壺叔文公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徳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助我無補吾闕者三賞之後固且及此晉國聞之大恱夫以文公之賢其明於賞罰之序如此投璧之盟豈固私於舅犯哉於五人之中其必有當先於此者矣之推不能究文公之意一聞其言則窮日之力而去何其遽也然則貪天之功以為巳力之推非有怨於舅犯也盖託舅犯以發其憤悱之辭而為之說

耳議者又謂人亦孰不欲富貴當文公處困窮之時則崎嶇而從之及反國而有千乘反疾走而逃之此罪不在於之推而失在於文公也使文公不私於舅犯豈有是哉曰審如是是亦之推之罪也何以言之夫為人臣者有賢則相薦有功則相遜功高而賞及之猶當曰是功也我何力之有焉况功與人等或出其下者哉之推不明乎此見投璧之盟則不勝其忿而亟去之此非有意於濟世以輔其君者區區之意特在於名高而惡人

之軋其已焉耳吁可怪哉

漢高帝論

帝王御世之術有二誠與不誠而已矣御之以誠則人將以誠應之此治之所由生也御之以不誠則人將以不誠應之此亂之所由起也聖人知天下之心可以誠格而不可以狙詐刼也於是推吾誠心以感之天下知聖人之心可以誠應而不可以姦罔欺也於是亦推吾誠心以事之是以誠意相感於無形之中不言而喻不

約而侔歡欣交通而天下之情得矣然則聖人之所謂誠者果何物也哉曰心而已矣蓋公其心以冒天下而容之者所謂誠也私其心以籠天下而疑之者所謂不誠也二者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而人不知此天下所以常亂而不治也高祖由布衣而登帝位自豐沛而兼四海其神武不世之略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馬遷班固之徒相與論述其事咸謂其寛仁而能愛人豁達而有大度余獨以謂不然高祖之初天下既定一時功臣大者

南面而王小者猶不失為列侯論功行賞以次受封非不足以滿其志願宜若可以無事矣乃復叛亂相繼兵無休日考之於書漢之異姓而王者八人其後舉兵而叛者六國獨張耳吳芮僅以智免此其咎安在哉高祖無豁達之度以容之故也夫高祖以大度取天下而余獨以謂不然此聞者所以未免於笑也以余觀之韓信未嘗反高祖疑之而反也其他雖不可以悉舉大抵皆高祖疑之而反耳觀信以淮陰一介崛起從漢曾不旋

踵虜魏王禽夏說下井陘誅成安脅燕定齊摧楚兵數十萬衆卒斬龍且西鄉以報當是之時可以唾手而反矣蒯通說之以叛至於再而不從信之言曰漢遇我厚吾豈可以見利而背恩信乎由是觀之信豈有意於反哉雲夢之遊執信而虜之高祖始有疑信之心信亦自是怏怏失意反狀遂萌故曰韓信未嘗反高祖疑之而反也陳狶之亂高祖平之徵兵於梁而越稱病高祖怒而責越矣夫越兵之不至安知其必叛哉高祖不能使

人物色之而遽數其罪者以其有疑越之心故也當是之時越來則被執不來則加兵與其如此孰若舉國以叛猶得免焉此越所以不得已而反也故曰彭越未嘗反亦高祖疑之而反也英布因隨何之言背楚而歸漢所以脫危亡之地以就萬全之計也及漢醢越以賜諸侯布見而怒於是聚兵旁郡以備非常此所謂惡傷其類見幾而作者也滕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於禍及身乃反耳故曰英

布未嘗反亦高祖疑之而反也賈誼之說文帝以謂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最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此誼欲除尾大之禍故其言如此而不知諸將之叛初不在是特以高祖不能推大度以容之耳是數人者勇力冠三軍功業軒天地皆當時之豪傑也獨不能容之度外一涉於疑似之跡則必致其竊斧之疑使其心不自安勢窮而亂惴惴然疑之惟恐其叛也而卒皆叛焉安在其為大度哉或曰市未嘗有虎也曾參未嘗殺人也

使三人言之則智者必惑而慈母必信何則言之者衆而事未可知也人有告諸將以叛者奈何獨不信之乎曰人主之所為下之所視而鄉也人主而好諫也則忠臣出人主而好勇也則猛士至人主而好疑則必有挾可疑之事以投其隙者矣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高祖以疑心而遇人此告者之所以至也或又曰韓彭之叛固有之子何自而知高祖之所以疑曰吾以蕭何而知之也何之守關中可以為腹心之寄矣猶

且數加勞問且賜以衛卒五百微鮑生東陵之計殆於不免則高祖於群臣未有不疑者況於武夫勇將英氣蓋世而功名震主者哉嗚呼高祖與光武俱以雄畧定亂而後世之論紛然雖范曄史家猶以寇鄧景賈所封不過大縣四邑不知光武推赤心以置人腹中而高祖乃懷疑心以激諸將之亂也曄其可謂智乎

鼂錯論

世之議者皆以鼂錯不當削七國以發其怒及七國反

以誅錯為名則景帝不得不殺錯以謝七國余以謂此特書生之談兒童之見耳蓋世之善論人者不以迹而以心其迹是也其心非也則世俗皆以為忠而君子以謂未見其所以為忠焉若王莽之安劉是也其心是也其迹非也世俗未必以為忠而君子以謂是乃所以為忠矣若晁錯之削七國是也七國之地高祖之所封削之則為賊恩吳楚之君懷奸而未發激之則必至速禍故削書一出而七國果反連衡以叛天子憂勞王師四

出而僅以仆滅錯亦可謂無策矣當是之時非特七國欲誅錯雖左右無不欲誅之者非特當時左右之不知錯後世雖賢如揚雄者亦以錯為愚景帝固知其為智囊而先入之言已不可變雖欲活之計將安出此無他是皆覿其迹而終其心有不察焉者也為景帝者胡不察其心以謂錯所以削其國者為其一身計耶為天下計耶二者有所不能明則徐而思之以謂吳楚之君地大勢強日以滋橫鑄山煑海招亡集叛反狀已萌特未

有以發耳雖三尺之童知其必至於此也錯雖至愚豈不知削其地則必叛叛則禍必及已錯所以不畏其禍而肯為其君言之者其心果安在哉葢特以安國家而定社稷也察其心茍知其如此則左右大臣雖勸帝以殺錯勿殺可也惜乎孝景惑於一時之言倉皇無術而於錯之心有不察也初髙帝既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遂大封同姓以益維城之固悼惠王孽子也而王齊七十二城楚元王庶弟也而王楚四十城吳王兄子也而

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至其弊也則劉章以軍法行酒而追斬亡酒者吳太子弈棊爭道為皇太子提殺之皆以戲笑發怒於酒樽棊局之間而無所畏忌豈非脛大於腰指大於股其勢漸不可制歟賈生所以痛哭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也錯不自量盧扁有不能為者奮然欲以身任其責宜其速誅而不可救歟然而察錯之心則要在安劉氏而已景帝不察其心此盎之說所以得行於疑似之間也

或有以謂漢不誅晁錯無以折七國之兵猶唐不殺國忠無以弭禄山之禍孝景之殺錯豈得已哉曰錯之忠豈可與國忠比孝景之治豈可與明皇論時國忠雖誅而禄山之難未必戢晁錯不誅七國將何為哉此其理較然易知者而景帝竟納盎言此殆不察其心而然歟或者又謂七國之難作錯不能捐身以當其危反使天子將兵而已居守安在其為忠乎曰是乃所以為忠也錯知大臣之欲殺已而自將其兵則足未及旋而首已

墮於奸臣之手矣孰若使天子自將已居其中扼奸臣之吭而控之則天子收戰勝之功而已不失忠臣之名豈非兩全之道歟帝不此之思而納盎之說此亦不察其心而然也然則為人君而不察其臣下之心則其殺忠臣而不悔者鮮矣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四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五　　宋　周紫芝　撰

論四首

司馬遷論

范曄贊班固謂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美何其貶固之深耶夫公天下之賞罰以當天下之功罪者君也公天下之是非以辨天下之善惡者史也賞罰不公則無以厭人心是非不審則無以取信於

後世然則秉史筆以權衡天下之人物而去取之其任常與人主相為重輕顧不難哉令也死節者猶或排之正直者在所否焉則人知勉於為善益寡矣雖特從而深詆之不為過也始李陵以步卒五千抗單于七八萬騎轉戰萬里之外一日至數十合五十萬矢為之俱盡且勝且北至於勢窮力殫而後已雖曰兵敗而功不立身辱而名已隨然究其初心豈不忠且勇哉武帝盛怒欲食其肉當時左右無肯為陵言者往往從而媒孽其短

者有之史遷力奪羣議以謂陵奮不顧身以狥國家雖
古名將無以逺過而武帝疑遷欲沮貳師爲陵遊説遂
罹蠶室之禍噫遷亦可謂賢矣哉且武帝以暴刻之資
而濟以猜忌之情大臣一言不合輒就誅戮遷之議陵
帝從而刑之幸也使其怒而不已安知其不從而殺之
乎是亦幾於死節之士而固方且譏其不能明哲保身
此何理也夫所謂明哲云者謂其智足以慮患識足以
周身不至冥行以觸罪罟而已是爲君子保身之道豈

為緘默不言坐視人主之過全軀以保妻子而後為明哲哉古之人有行之者仲山甫是也故作詩者美之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也使仲山甫以緘默不言坐視人主之過為明哲保身之道則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果何謂哉曰單于之戰陵當死國而不當降降則陵之罪也李陵之降遷當直其過而不當辨辨則遷之罪也馬遷之辨漢當容之而不當刑刑則漢之過也漢之責遷不為無罪遷之救陵未免於屢敗固之所以責遷者是

也曰不然也初陵以屢敗疲羸之兵抗全軍虎狼之敵
横行匈奴身蹈白刃而不顧此豈畏於一死者及其兵
殫力窮無救而敗乃始蒙負羞辱斂衽以就降此其故
何哉意猶有望於漢也遷嘗謂武帝言陵之力戰萬死
不顧使賊鋒屢挫左枝右梧之不暇其威武亦足暴於
後世陵之不死猶冀得當以報漢也遷之論陵如此可
謂得其心矣柰何不納其言而反疑以游説乎且陵敗
而不歸漢知漢之必殺也殺之則無益於死不若因敗

以立功於漢猶有望焉陵不可謂不善於處死者也遷為陵言而幾不免死陵之聞之知漢之必殺已也是以招之而不至及其不至又從而殺其母妻陵之望於是絕矣雖遷百使萬方而招之其有至哉由是言之過在於漢而不在遷明矣借使遷言果效於當時漢無負忠臣之名無報忠臣母妻之罪無拒諫不納之失一舉而三善隨之此遷所以反覆為陵言也不幸而以言獲罪使之飲恨以終其身固不知罪漢乃責遷以不能明哲

保身可謂繆矣

桓譚論

惟人主之好惡為能移天下之俗人主之所好天下翕然從之不待賞而後勸人主之所惡天下條然違之不待罰而後沮然則非人主之好惡能移天下之俗也其勢然也何以言之上之所好而吾從之則君必喜喜而不已甚者至於高爵以貴之厚禄以富之上之所惡而吾違之則君必怒怒而不已甚者至於刀鋸以戮之𠑽

鑊以烹之夫以人主之好惡而視天下之從違禍福之至捷若影響則天下之俗其有不移於上之所化者鮮矣人之情豈不欲捨死亡而求利達以謂與其背世以蹈死孰若徇世以求榮於是士之偷合取容以自媚其身者其說以謂吾能一切苟簡以狥人主之好惡雖寵幸親昵之私固未易得而流竄僇辱之禍亦庶幾其免矣當是時以其狥天下之好惡舉世莫不皆爾有人於此確然自信而無所疑毅然自守而不可奪爵祿不能

勸之使從刑僇不能威之使懼非天下之大豪傑吾知其不能矣余於東京而得桓譚焉是所謂天下之大豪傑者也初王氏託符命以攘神器一日除拜公卿數百人王興為衛將軍王盛為前將軍二人皆莽按符命而求得之由賣餅而登用以示神焉士亦何敢不為符命之說劉歆漢宗室也始以應讖易名其後乃為莽國師揚雄漢儒宗也乃以符命取譏當時獨譚默然不聞其有一言也此余所以謂其為天下之大豪傑者也世祖

以英武有為之資仗大義以平新室之亂神機妙筭動無遺策故能整墜緒於既絶之後援斯民於塗炭之中雖湯武之業遠過而乃篤意於讖書曾無以少異於莽焉夫親值其亂將以易亂而歸之正乃反蹈其覆車之轍而不知此何理也哉究人李通始以圖讖説光武起義兵又其在長安時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其後群臣託以説光武起大位至其祝文告天皆引讖記而中元二年乃宣布圖讖於天下則其信之可謂篤矣及其即

位乃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論始不悅又按赤伏符王梁王衛作光武乃拜王梁為大司空焉夫用大臣不以功德而專用讖緯此與王興王盛之事何以異哉自是政無小大皆决於讖至於鄭興以不善為讖坐為帝怒而尹敏乃以君無口為漢輔之語竟取擯斥舉天下之士皆從而為符讖之說矣譚於是時上疏抗論力詆讖之非經幾不免欷非信道之篤而能然乎觀譚展轉於新室紛更之餘終不肯一言以取媚於時及中興

之後譏詋益盛而犯顔力諍以辨其非則其人自視豈隨其波而汩其泥者哉故曰士有特立獨行不移於舉世之所好而自信其道者然後可以謂之大豪傑也

賔武論

兵有必勝亦有必敗善戰者常審成敗之勢而後發故兵出而敵可取焉不然鮮不為虜矣何謂兵有必勝師直而不曲者必勝之道也謀祕而不泄者必勝之道也戰鋭而不怯者必勝之道也何謂師直而不曲唯天下

之至義可以誅不義唯天下之至仁可以伐不仁此王
者之師所以未戰而先勝也苟在我者未免於釁而欲
以伐有罪是何異以桀而攻桀以燕而伐燕者哉何謂
謀祕而不泄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奇中攻發
以出其不意使敵退不知其所守進不知其所攻則彼
雖欲伐吾謀而不可得矣何謂戰鋭而不怯夫先發者
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兵之機也王者之師疾如迅雷
出如脫兔使敵弗克懼而兵已壓其境則戰必克矣是

三者豈特勝敵為然破小人之黨亦出於是也小人為患有甚於敵鋤而去之不可不急然而小人者陽為仁義以濟其奸陰為交私以結其黨忍於為惡而每有嫉善之心工於中人而常懷慮患之計不以勝敵之道而取之則吾必受其敵矣其為患莫大焉東漢之興更十有二帝自光武顯肅之後蔑然無稱孝和之世政在竇氏孝安之世政在鄧氏順質之世政在梁氏孝桓之世政在五侯孝靈之世政在奄寺迄孝獻而曹董之禍作

漢自是而亡其所由來久矣初靈帝時諸臣擅權大起
邸第皆擬制宮禁帝嘗登永安侯臺恐其望見之乃紿
帝以人主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離是與趙高指鹿為
馬何異此天下已亡之兆也而竇武之徒乃欲盡捕其
黨而誅之以扶持漢祚宜其反死於數子之手而不可
救歟余固疑其如此蓋大不然靈帝雖孱弱亦未有大
惡於天下特以其蔽於宦寺而已天下雖已離然內患
稍除更輔以二三大臣以收天下之心徐起而安之亦

足以撥亂而反之正惜乎武徒有其志耳武之進也既以后族顯曽不旋踵而父子兄弟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之資酣燕伎樂進不能遠抑權勢無德而享厚禄退不能躬行勤儉以自貽僭侈之過使諸官得以藉口以謂無瑕然後可以戮人彼猶未免於亂也而欲以除亂可乎此所謂師出而不以直其敗一矣武日與蕃相為計議復引用同志徵求名士共定計策天下英雄知其風旨事未立而迹已彰功未濟而計已失機事不

寄手足俱露卒使曹節矯詔以誅武至於身死事敗為天下笑此所謂謀泄而不能祕其敗二矣武既内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群英乗風之勢得天下之同心以去天下之同惡雖權一時之宜亦可以有為矣乃屢白太后至於猶豫而不果所謂謀及婦人宜其死也非劉瑜撼以天文變見患將切已計亦未決幸而鄭颯既已就械蕃説以便當收殺而不從去邪而疑必待雜考連及甫節而後已彼殊不知首未及回而刃已襲吾之背此

所謂兵不能乘其銳其敗三矣范睢以謂漢世亂而不亡百有餘年乃數公之力功之不立非智力不逮蓋天之所廢不可興也此何異楚王所謂此天亡我非戰之罪者哉蓋人事已至而功有所不立然後可以言天若武者非天也何以知其然哉始陽球一司隸校尉孤立於朝能殺甫父子而尸諸路使節等流汗哀鳴之不暇武而獨不能乎然甫既僇而節猶在余固知球之必亡也二子之功雖皆不濟以勇決言之球之過武豈不遠

也

荀彧論

彧謂荀文若以豪傑不世之才挾經綸海内之志其風流雅尚嗞然可觀號為一時之望徒以議不詭隨遂死於曹公之手議者寃之以為非辜余獨不然曹公之殺彧固已非矣彧之致死亦烏得為無罪哉自古興王之君所以取天下未有無謀主而能成帝業者故髙帝以良平而滅秦光武以寇鄧而隆漢此以有謀主而能成

者也項籍失范增而為漢虜袁紹殺田豐而為魏勝此以無謀主而滅者也然則魏之取天下也為之謀主者其誰哉文若是也初彧捨紹而歸太祖太祖得之以謂吾之子房則固嘗倚以為腹心之任矣及其取徐州平呂布彧嘗為畫策使先定兖州曰此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内也其後操保官渡而紹圍之當時食盡勢窘議欲還許者屢矣彧乃力勸以為不可卒以敗紹盡如其策焉由是觀之彧之効謀於操非不多也故太祖雖征

伐在外軍國大事悉與彧籌又賢知如荀攸鍾繇謀策如志才郭嘉皆彧所薦則太祖倚彧以為腹心之寄顧不重哉而彧攄忠竭誠以効胸中之竒非帝王之遠畧則天下之大計其為操之謀主明矣至於復九州於天下則勸以不修復舊京規九錫於漢朝則以謂非愛人以德此其言為忠於漢耶忠於操耶以謂忠於漢乎則漢之陵夷至是甚矣以獻帝庸稚之資而遭仲穎刼遷之禍天下之勢土崩而瓦解使賢如彧者雖累百輩能

復扶其傾頹哉以謂忠於操乎則操之殺伏后以示威挾幼主以令世誅翦名流盜攘神器其志在於天下此豈有意於漢者而欲納其忠焉是真可笑也已昔柳璨沮朱全忠九錫之議全忠怒謂璨曰不由九錫豈不可作天子全忠卒焰薰灼此勢豈可回而璨沮之宜其死也或不從操雖與璨之脅哀帝以禪位固自不同至於以危言取禍於凶人之手則又畧相似也余故曰曹公之殺彧固已非矣或之致死亦烏得為無罪哉夫天下

之惡名無甚於盜今有教人以穴牆揭篋之術者及其盜而得之則不與之挈而往何哉蓋欲以辭盜之名也或為操謀主其取天下之大盡皆出其智是嘗教之為盜者也及天下將定可以攘取而有之矣乃始强諫以為不可得非欲以辭盜之名耶杜牧之之論如此是矣而曰又況於非盜者乎此何說也蓋牧之之意以謂漢室既不可復天下之豪傑亦無以出於操者則為蒼生而請命非操不可彧固當助操以成其謀而不當逆操

以殺其身也此特一偏之論耳君子之大節不在是也說者又以謂東漢之士尚節義桓靈之亂漢祚綿延百有餘年而不絶至於操起而圖之終其身而不敢取皆陳蕃李膺之徒有以激之獨不知或之死也為與有力焉嗚呼彧雖死亦賢已哉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五